

战争让女人走开

百花文艺出版社
韩静霆



● 一群扑朔迷离的鲜活灵魂 闯入红尘

● 一种轰然而今的白色情恋 嘶啸经年

內容说明

一伙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揖别青春。

一群扑朔迷离的鲜活灵魂，失身红尘。

一种轰然而今的白色情恋，嘶啸经年。

主人公来自红色苍茫深处的知青插队生活，灵肉和欲情历尽了怎样的梦与醒，怎样非常的人世沧桑？红尘云气，情缘难解。如今已是政声赫赫的主人公，何以难忘命运隆起的巨大活剧？他魂系当年的山村，那里失落了怎样的青春、信念？怎样至酷至柔、至真至幻的苦恋天国？怎样最生命的相思和精神追求？痛断肝肠中，主人公只身去了：重返苦恋天国和灵魂家园；那里，苍凉万端，又有着怎样的世态炎凉？嗟夫！

该作气与情偕，文道从容，醇厚纤致里常有惊雷奔鸣其中，读来令人心驰神折，慨叹万千，堪称一部力作。

亲爱的读者：

时过境迁，往事一去悠悠。

依然是那场猩红的雨，穿过红尘，奔向灵魂的极地，落入一代知识青年们最集体而又难以自解的命运里。你将窥见，一个又一个闪电击亮的灵魂，有着怎样的至情至性，何等的形骸孤寂。你将领略，那超越命运的爱情，怎样晶亮眩目，又如何轰然退去。凝视这集体的揖别青春、崇高永诀，集体的迷茫困惑、不甘泯灭，集体的偷恋苦恋、失魂断魂，你将身不由己，同入真境，从此，难再走出这一片独特的人生与命运光晕。

编者

那是一个人们不堪回首却又不能不回首的年代，充满了理性与狂热，真理与伪学，求索与无知，壮烈与荒唐；使人们虚度，也使人们积蓄，使人们丧失殆尽，也使人们无限富有。它融进了这一代人的血液中，也刻在了历史的年轮里。

作者题记

目 录

太阳万岁·····	1
战争 让女人走开·····	54
凯旋在于夜·····	125
死谷里有队列在行进·····	297
唐古拉之魂·····	330
没有编号的部队·····	347
市场角落的“皇帝”·····	364
虎骨·····	479

太阳万岁

--

连阴雨，又是连阴雨。又是。

天地一片白茫茫。我脑袋里也一片白茫茫，看什么也打不起精神打不起精神打不起来。我想让老天来一场透雨，可是雨既下不大又不肯停。从堑壕里望那一块天，迷迷濛濛。只有看到炮弹翻起的鱼鳞坑里粘稠的红水在咕噜咕噜冒泡，才知道有雨。感到赤裸的身上雨水在爬才知道有雨。雨和雾和茫茫的天连成一片，从底下看，雨像是地上长出的白毛。

是。地球长了白毛啦，这个世界发霉啦。

我也发霉啦。

我得承认自己不是安分的料。在连队闷极了，我跑到山上捅马蜂窝，烧蜂蛹吃。班长指着眼皮上被螫起的大红包，大家全笑，我也笑来着。在阵地上寂寞得要命，我就抓老鼠，把十个老鼠尾巴系在一块儿逗自己乐。现在没有蜂蛹没有老鼠没有鸟飞虫叫连一个能玩儿的活物也看不见，只有霉雨。开始我被摆在这防御系统最前的支撑点还雄心勃勃，可是霉雨偏要把你的雄心全消蚀个光。没仗可打，无聊得人呆着浑身还起鸡皮

疙瘩哪，更何况除了牙齿和指甲盖儿，我的前胸、后背，连脚丫缝儿全都沤出了红斑、紫斑，流着黄水！——我好像又成了小破孩儿，出“疹子”啦。我哭哭咧咧地嘲笑自己。最可恨的是烂裆。衣服和被子早就沤得如同“出土文物”，提起一抖就烂，可总得戴块“遮羞布”是不是？偏偏是“遮羞布”挡着的那块隐秘的所在，痒痒得让人难熬难堪。走路得叉了腿，行鸭步。搔痒无所不在。哪儿指甲盖抠不到，哪儿就越是痒得想找个鞋蹭一蹭。身上像有无数小虫子无经无纬地爬，肠胃里也像有小虫子在爬，在蠕动。亚热带山地在雨雾中是无风带，猫耳洞更是潮热如罐。汗水不断地渗可是总也出不透，雨也总是在下，总也下不透。痒啊痒啊真他妈的痒啊，憋得人想叫想骂想狂奔乱跳想打一场恶仗想把天捅个窟窿——可是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阵地上要保持安静。我们的任务是防炮防狙击手的冷枪防止非战斗减员防止敌人偷袭。真想把人皮整个儿揭下来烤烤，然而烤也有烤不到的地界儿——五脏六腑。五脏六腑也因为喝一肚子臭水而发霉了，我闻到自己呼出的气是馊臭的，手可没办法伸到喉管胃管横结肠里去抓挠。

抓痒是残忍的愉快。我又把手伸到遮羞布里去抓挠了，不惜用毁灭来换取一时的舒坦。鬼声音！像猫爪在玻璃上划动。我知道，我这副尊容很不雅，野茬茬的。从排长位置上挂职下放的班长王长福背对着我监视着阵地，像等待情人儿似的忠贞不渝。这个大块头家伙长了一身大象的皮肤。他可不像我这样乱抓乱搔，而且至今还捂着那身烂成布条的国防绿，眉上压着钢盔。其实他的身上也是红斑紫斑成片，在这儿钢铁也得长出湿疹。他听见我咯吱咯吱抓皮肤的声音了，也想象得出我咬牙切齿抓痒的样子。他受不了啦——

“别挠了！”

咯吱咯吱咯——吱。

“求求你，别挠了行不行？”

“关你屁事！”

“你一挠，我浑身都痒。”

“我不挠，你就不痒啦？”

真糟糕，抓挠一处，到处都痒，全世界都跟着痒起来啦，十个手指也不够使的啦。我知道自己愉快得狰狞，我完全不计后果。

“班长——我挠你嫉妒是不是？你别嫉妒，你也有手哇。抓呀，挠哇，真痛快……”

“我就知道你快熬不过去了。”

咯——吱，“什么？”

“你不刚强。”

你刚强？可你把手指勾起来伸到衣服里做什么？你捂着那身烂布条多半是为了那个又肥又大的花裤衩子。全连都知道你的未婚妻给你做了一个大花裤衩子，还知道你是地主的儿子，而你的未婚妻是邻村富农的女儿。被改造的地主和富农怕绝后才指腹为婚，那时候没人会找“成份高”的子女做配偶。你和你的未婚妻还有你的花裤衩是个辛酸的故事。我拿那个开玩笑完全是善意的，想叫你这家伙学会怎么笑。你这家伙不但不会笑，还任嘛儿也不懂。想想那天是怎么回事儿你就用不着生气啦——那天，也下着雨，咱们到营隐蔽部去和北京来的五个电视编导联欢。全是老爷们儿。你还悄悄对我说，你看你看外面知道咱们。你的眼睛湿润来着。他们不会唱歌可是他们给咱们唱歌，唱得声带都分了叉儿，声音像拍打一大捆竹篾子。他们

叫咱们表演点儿什么，我提议跳迪斯科。迪斯科？把北京老乡震住啦。我说不但是迪斯科而且是裸体迪斯科。其实我早就腻烦临时披上的“铠甲”啦，我热，我也痒。大家全在雨雾里露出褐色的肉，只穿着一叶草绿的裤衩。褐色的肌肉群在白雨里扭动，听得见关节的咋吧咋吧声。一个雄健的身躯就是狂风里一株褐色的树哇，一群褐色的男子汉把雨和雾搅碎了，把天跳转了，把地跳翻了！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个支撑点我把地球翻个个儿”。我的支撑点就是两只大脚丫子，我让生命旋舞。在阴湿的猫耳洞里困着的躯体难得这样儿来一会儿解放，我把能量全释放出来，让腰部臀部以及脊椎的每个关节全舒活起来，转动，转！我不停地甩动我的脑壳，把连日来的霉气全扔出去，我还不停地跺脚，不快地将手臂投向阴霾滚滚的天，伸出五个指头，向世界证实我自个儿。录音机里磁带在转。紫红色的爵士鼓声一阵阵紧，咄咄逼人。隆克斯管的曲调如银鱼一样游弋，小号脱颖而出，煽动男人们刮起更狂暴的雄性的旋风。大伙儿全都在跳，会跳的和不会跳的，会动膀的和不会动膀的全都在跳。电视导演哭了，他说这是刑天舞干戚，这是山的群舞。可是你这家伙站着不动，你这家伙还搔着那身“行头”。你他妈的是怎么啦？是老地主接受改造的基因在起作用还是怎么着？你别假正经！该哭就哭该笑就笑该怎么就怎么。你看那些块状的肌肉全在鼓胀，你看那高高伸出的珊瑚林一样的手臂啊！三班的大个子抖着一条看不见的毛巾在“搓背”，“搓”去那些骚痒难熬的红疙瘩；安徽的小新兵蛋子舞臂在打不存在的“花鼓”，一双又一双眼睛在雨雾里灼灼地寻找什么，推“小车”的，挑“担”的，煽动着臂要飞起来的，大伙全在十个锤头一般的脚趾上攒足了死劲儿跺地，全在“嘿黑嘿”地叫。我对人

说你看王长福像个木桩子戳在那儿。他说这家伙古怪，就那么别扭。我说咱们教教他怎么笑给他扒裤子。我喊一声来个最精采的节目啊，就扑上去了。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十几条汉子扑倒了。你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鲸鱼，你死死地揪住腰带，可你是猛虎也敌不住十几条饿狼！七手八脚按住你，一片混乱之中有衣服扯破的声音。你在一刹那间显形了，你徒劳地滚了一身泥水，最后还是令人眼目一新地展览了——

大花裤衩子！

笑！全都看着那大裤衩子上红底儿粉牡丹花笑。你也咧开嘴笑着。在迪斯科的强烈节奏里，我们把你和你的花裤衩抛到雨雾濛濛的半空中，不停地笑着抛接，笑出眼泪，笑得前仰后合。你从半空中回到地上的时候也笑，也流着泪。我说你坦白花裤衩是不是未来的媳妇给做的？我说你得讲清楚牡丹花象征什么？坦白坦白坦白！这时候我才发现你笑得哭起来啦，你吭吭地哭，尽量不出声音，眼泪流出来又咽回去。

一片寂静。

磁带上音乐放完了，哧啦哧啦地走空。

雨，沙沙拉拉，沙沙拉拉……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别管我。

我说你真扫兴，天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说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挣个“烈士”称号，就这些……

你把衣服穿上了，遮住了那个红底儿粉牡丹花。你的心是高挂吊桥的城门。你难道还为自己的家庭自卑么？这怎么可能？你怕人家看你的花裤衩是为什么，其实这正好说明你的忠贞。你想立功，甚至为自己勇敢地设计了“光荣”的结局，这

当然是真的，可是在你的“遗书”里是否有不为人知的衷曲？

今天，是三天来你说话最多的一日。

我得承认你比我更有耐性，更能忍辱负重，你能熬，大约是爹娘给了你这非凡的基因。可你也是浑身红斑累累，你疼得更厉害，我听见了你的手指刮破皮肉的咯吱声……

二

我傻乎乎地盼雨来着，盼来着。那时候阵地上的石头，树木和茅草都被炮火烤焦了；那时候炮弹像蝗虫一样飞，爆炸的气浪灼得人脸要起泡；那时候鼻子和嘴吸进的全是硫磺味的粉末，嘴干得张开了合不上，合上了张不开；那时候白花花的太阳把眼睛晃得要出血，阵地被晒得结了一层赤褐色的血痂；那时候汗不停地挤出来可落在枪上石头上“哧啦”一声就看不见了；那时候我们由进攻转到防御，敌人拉锯般地冲上来溃下去我们打红了眼忘了渴也忘了饿坚持了两天两夜；那时候是战斗间隙，我们坐在堑壕里张着嘴喘，身体不敢挨着石头和烧红的枪，舌头粘在下牙膛拉不开，那时候才觉得——

渴！

“渴 这滋味真 他妈的难受，”我的声音干巴巴。王长福在伸脖子，隔着皮肤用手揉开粘在一起的喉管：“要是 有芭蕉芯 嚼嚼 也行。”没有。只有烧焦的树像倒插的烧火棍。如果去寻水，寻芭蕉芯可能踩地雷不说，阵地上现在可不能少一枪一人。我懒得说话了，直愣愣在天上找云彩。王长福转到蛇形堑壕另一侧去了，一会儿拿来一个罐头盒，里面是粘稠的黄液体。

“什么？”

“别问，喝吧。喝了 这个 我保送你上军 校。”

我想考军校，他把军校看得更是可望不可即。打仗以前我把军校考试的机会牺牲了，无论什么原因，别人往前开我往后走我不干。我的机会还等着我呢，他可不成。他被批准转业了，不愿走，要打这一仗，由排长的位置下来，挂职当班长也行。他对我不服气，你瞧他看我时那双斜到眼角的眼仁儿！我闻了闻那黄乎乎的身体，鼻子里全是硝烟的粉末，没味觉，我试着用舌头舔了舔——

噢！

“你妈的！”我骂道。

他瞪着我。

“你从哪儿弄点他妈桔子粉掺里头来骗我？我宁愿渴死也不喝你这马尿！”我奇怪，舌头好像利落些了。

“你有没有？”他问。

“你喝？”

“别浪费啦。”

我去尿了一点，尿道火烧火燎地疼。排出来的东西红得像血，两天，才积攒了一盅多些。他一饮而尽，连最后一滴粘稠的东西也仰脖倒进“罐”子里。我不愿被他小瞧，只好如喝苦药一样关闭了所有的视觉味觉把那玩意儿倒入喉咙口，甭管怎么说，我喝的东西里还有点儿“佐料”。

我把那罐头盒狠狠地掷到阵地远处。

他说：“跟着我，吃不了亏。”

他没完没了地弄那猫耳洞，修成了拱形小佛龛。又去弄些弹药箱来垫底儿。我帮忙，他无声地把我拨开。他那个认真劲儿就像要安家立业，使我想到他爷爷经营地主庄园的样子。后

来连阴雨，有的猫耳洞塌了，可我们的“宫殿”安然无恙。修完了洞，他得意地躺一下，坐一会儿，把那副剩了五十一张的扑克牌起码数了五遍。然后从阵地上弄些干青苔揉进烟末。

我扔给他一棵过滤嘴云烟。

他把云烟夹在耳朵上。

蚊子蠓虫子黑压压地盘旋，我们都叫它们是轻型轰炸机。我打得自己噼啪乱响，他却稳稳实地绷紧了肌肉，饶有兴趣地将蚊子嘴“焊”在肌肉里，然后得意地一抹，抹得蚊虫哗啦哗啦往下掉。

他去搜罗了一堆手榴弹盖。

“捡这些破烂干什么？”

他不答，吭哧吭哧地用手榴弹盖刻象棋。我们俩是绝对不能走一盘棋的，我讨厌他磨磨蹭蹭半天不动子儿，我看着要输棋就掀棋盘。就因为下棋我和他红过脸。我说把你未来的老婆照片拿出来看看，我说你不肯拿照片是不是因为你未来的老婆不漂亮？我说你未来的老婆大概不但不漂亮而且是丑八怪。他难得咧咧嘴，他的语言系统全是鹿寨和铁丝网。战争偏偏把我和这家伙拘到一块儿，和他这种人面对而呆着就憋得要出汗。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话真是绝对真理。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当然不可能重样儿，也许他的爷爷教给他的人生诀窍就是别说话，别多说话，在夹缝里求生存。他看到的天地很小，说不定当兵那天是他第一回出远门儿。地主的儿孙当兵可真是破天荒，他准是从穿上国防绿那天就发誓要吃苦耐劳的。我热得把衣服全脱掉，只在“人中”留块草绿，他四脚汗流却还捂着军装。后面把罐头送上来了，我看见他把猪肉罐头和压缩饼干仔细地数过，存在弹药箱里，就讨厌他。可这家伙也有不同凡

响之处，我的血小板少，破了皮儿就不得了。可他在进攻战中把急救包全给了伤员，自己臂上被弹片翻开了血肉，抓把土按上就奇迹般地凝固、愈合了。

“来场雨吧，下场雨就好啦，”我说。

“那就糟了，”他咕哝，抹一把汗。

我寂寞得不行，想沿着蛇形堑壕找老乡聊聊。他一把扯住了我。

“你干什么？”我问。

“听着，”他说。

他把耳朵贴在堑壕壁上，听到了异样的声响，他那样子使我想起小时候跟爸爸在农村插队，常常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谛听远来的列车的声音时的情形。

三

阵地上又展开了一场鏖战，又过了一遭火。弹坑叠着弹坑，看不出明显边界。硝烟一团一团升腾，遮天蔽日。炮击在敌人退下去之后又猛烈起来。敌人抛下了一些尸体“存照”，我们这边儿，军工、民工和伤员抢救组也在抢运伤员。

忽然在硝烟中看到一个瘦小的人影，还跟着一只小动物，像是猴子。他和它从斜刺里跑出来，向阵地这边儿匆匆而来。我刚要告诉王长福，他已经定睛在监视了。

我把枪伸出堑壕。

一只憨头憨脑的天牛从发烫的土里钻出来，抖动了几下长长的触须，爬上枪筒，又跌下去了。

我迅速估计一下瞄准距，二百米。刚才的战斗忽闪一下就过去了，我还没打够呢。枪口的准星缺口移动着去找那个跑

来的人影儿，半圆的亮线儿弧度很清晰，这是一个撞到枪口的“活动靶”，把这人记到生死簿上吧？我让这人站在准星缺口上，手指轻轻一动，十环是没跑儿的，我自信。黑褐色的烟云在阵地上浮荡，这人像驾云似的。

原来是——一个女人！

这时候正是傍晚。两边绵延的山峦全被火烧起来了，阵地上黑褐色烟云也变成暗紫。塹壕前面很空旷，陈尸狼藉的红褐色山地罩着血霞，显得悲壮而威严。那个女人带了只猴子越来越近了。在一百米左右的距离中，她的身影在烟云里忽隐忽现，衣服邋邋不堪，一色赤褐、蓬乱的短发飘忽。她在横七竖八的尸体间穿行，不是在走，而是在跳。那瘦弱的身体一张一弛，一张一弛，又柔软又轻捷。左脚刚刚点地，右脚便随之飞飘起来。两臂张开着，像鸟的翅膀。她是怎么通过雷场的？不得而知。她竟然敢于穿行在遍地血污的死人堆里，做这充满活力的生命的“舞蹈”，真有点传奇色彩。她的动作有点儿像小丫头在跳皮筋、跳房子。还有那只小猴，一会儿跟在她的后面，一会儿窜跳到前面回头等着她，毛茸茸的长臂搔头弄耳。也许根本用不着我扣动扳机，炮火硝烟把这女人和那生灵召唤到战场，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她和它毁灭。这女人的五官看不清，只见苍白的脸上有两粒亮晶晶的东西上下闪烁。

要不要用枪弹告诉她不要乱跑？

王长福伸出手把我的枪移动了一下。

就在这一刹那，我听到了炮弹在空中飞行时的啸音，随之脸颊感到一阵干燥和灼热，耳膜也被气浪压了一下。一二三……一共是六发炮弹，我数了数，抬起头来。呈扇形撒开的砂土石块正在高处落下，里面夹杂着锯齿状的弹片。砂土落得我

满头满脸都是。我看见大约在那女人刚才所到之处，有一具躯体在空中拆散了零件儿，破风筝儿似地落下来。

完了！

我望着滚滚烟尘。

王长福也向烟里望着，呼吸声很粗。

仅仅是几秒钟之内，那个女人出现了，又消失了。刚刚使我们警惕和惊讶的一切仿佛都不过是幻景。轰轰隆隆的炮声也远远地滚过连绵的群山，阵地平静下来。回头看去，一些民工冒着炮火上来了。他们在抢救伤员。在亚热带丛林和山地抬担架可不容易，一个伤员需八个人护送。不断听到嘱咐轻点儿，听到安抚伤员和埋怨别人笨手笨脚的粗野的叫骂声。

毛茸茸的褐色的猴子又出现了！

还有那个女人！

她简直是奇迹般地躲了炮击，正在民工中间，张开嘴喘着，去扶一把伤员，托一把担架。那只猴子紧紧地扯着她的衣角寸步不离，像个担惊受怕的孩子。她不断地被男人们粗暴地推搡开来，不断有人呵斥“谁叫你上来的？”“碍手碍脚！”“赶紧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去！”她还是去帮乱，仅仅是帮乱。也许她是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闻讯而来？山里的确是有房屋，有水田。我们穿插进攻时绕着走来着，我记得还看见水塘里卧着一头老水牛。这儿的山民是有些野性，一向过着自足的封闭的生活。他们仗着那房卧在半山腰的崖下，天然防炮，不肯搬走，也许是恋着热土，怕丢了好风水。战争一紧，人去屋空，谁也不知道他们躲到哪儿去了。战争稍缓下来，他们又出现了，砍毛竹，插田，犁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儿的人社会关系极复杂，以前界碑两边联姻的大有人在。山下那橡胶园又有大批

劳改释放人员安家、工作、繁衍后代，不惧死的大有人在。再看这个女人，蓬乱的头发里全是泥土，脸并不漂亮。颧骨明显高些，嘴巴也太大。深嵌在眼窝里的那双眼睛机灵得很，粗野得很。我和王长福刚刚注意她一下，那眸子立刻扫过来，用野性的目光同我们的目光大胆相碰，碰撞出火光和响声来，这时候，她那目光里同时也流露着一种忧郁和悲伤。这悲伤与阵地气氛合拍，谁不是看到流血，眼睛就要喷血？她的手又大又粗，脚也又大又粗。赤脚上满是泥巴血污，十个脚趾像十只壁虎抓紧了地，也许是视错觉，我先前看她的衣服是赤褐，实际上是上白下绿，上窄下宽。跟着她的猴子生得丑陋不堪，毛色不齐，秃瞎瞎的。猴儿脸上像生着白癜风，粉一块白一块，像画着地图。那猴子的头不停地转来转去，褐眼侦察着什么，动眼时额头就挤起一堆皱纹。这猴子和人同样都给人一种久居山林的孤寂感。猴子不安生，忽然纵跳开来，拾顶盔式帽戴在头上耍，龇龇难看的牙。

女人恶狠狠地将盔式帽夺过，抛得远远的，随即到民工中间继续去扶一把，托一把。

我和王长福把手榴弹箱搬到堑壕沿上，把手榴弹盖拧开。一回身，发现生着“白癜风”的猴子在猫耳洞掏我的挎包。女人站在猫耳洞顶上。

王长福：“干什么？”

女人：“人都快死了，你还问！”

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似乎再说下去就要哭了，她的眼里有湿漉漉的东西一闪。只有这会儿，才能感觉到她是个女性。

白癜风通人性，机灵得难以置信，顷刻间已经掏了两个急救包递给了女主人，然后，像是要准备同我们火并似地，两只